



周文忠公文選 卷一

奏議

求言詔回奏

恭惟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
圖回盛治不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感
懼凜無所容日當披肝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
但臣連年抱病今憂絕而復蘇心勦形瘵氣息
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况衰殘垂

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
無倫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一曰聖孝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
為本漢以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
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
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
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
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

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曾祖母重
華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冊所載
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
定省之誠奉養之勤陛下天性之孝允于
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
為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
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
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

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況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選擇一二人入則侍清問出則從遊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為證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勳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况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二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

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誤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佑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於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楊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秘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鍾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災祥或見於上

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以本
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
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
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
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
熒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勳治也大矣臣願
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
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
用而愛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詩頌魯僖公能脩伯禽之法先乃儉以足
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
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
則必重斂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
臣恭聞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
必將如漢文帝示惇朴為天下先而臣尚

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
之半悉中外之貢輸奉三官之榮養自當
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
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
所入彌寡所用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
徃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辦
爾邇來州郡亦以不辦為憂嚴於催科巧
於措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懷愛民之意何
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
損之又損如召南之化文王之政在於崇
節儉然後上行下劬其效可睹至於民力
之盈虛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
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
所部凡可省費而悅民者指事申明限以
半年上之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
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虛文捨是則雖詔

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墻壁而已
四曰文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
以文任為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
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
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
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為急務固無
待於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
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
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
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
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
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
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為大弊其尤可慮者
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
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近
或半歲犇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

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
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堪之
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里之
外者別為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
應副舟車逐節交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
處迎送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請二
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
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
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
至輕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或
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
無以加矣右謹錄奏聞謹奏

論黜陟郡守奏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
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
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

聖相授至於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
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
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
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
天佑之下民婦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
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
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
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
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
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
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
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盍
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
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癯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
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
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

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
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
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
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
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
策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
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
聖明裁幸取進止

論添駐贛州軍馬奏

臣竊見贛之為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
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
為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
置雄略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
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為東南第六將中
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典或
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用

擇方略過人望實素著者為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間遇傍郡及隣路有盜賊蠻徭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徃徃措置乖方綱紀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三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惟致寇之由乃專欲為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徃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略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為一路之害如此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為之備誠得先事預防

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甌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奠枕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進止

論用人二弊奏

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故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

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以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守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其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拔比而歎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

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乃致治之樞要也取進止

選擇監司郡守議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憂

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倖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他庸鄙貪沓之人徃徃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觀乎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

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者俱應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昇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有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司猶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

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論之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職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克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也有請托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明堂議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扆南鄉而

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太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大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論任怨

臣聞朝廷守太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歆施為輒有任怨之說甚無謂也古書所載臣不敢舉姑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歲取士每歲任子其後定為三年而人未嘗怨熙寧以後宗室蕃衍始因服屬之親踈定爵祿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迨歲尹穡最為衆所不與然文武臣磨勘用減年實歷對使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典所加厚於私而薄於公朘削所及略於上而詳於下當行者抑之不當行者予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矣臣願陛下主公道於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輩守成法於下檢摘吏姦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人心之不服哉取進止

論四維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

義廉耻也所以維持綱紀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湏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綱紀者也及至後世謂禮樂廉耻為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敢詳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彊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耻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耻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嘆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筭計見効尚未能仰副聖意者非其士風未能丕變故耶蓋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遠臣以其所主進退

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
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所蔽則
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
正其心詭隨不容售也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
也是之謂耻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
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
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
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彊兵乎何有顧朝
廷力行如何爾取進止

自叙

臣竊觀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異乎他官非專
取其翰墨之工也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
冗可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有補於治道也
數百年來得人固多其最可慕者陸贄歐陽脩
而已贄之忠實蘇軾蓋嘗發明之以謂財本王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當

時奏議具在方冊惜乎不遇貞觀之世乃生德宗之時此臣所以雖慕其人而不願為之也至脩則不然有贅之學術議論而又生逢其時事我仁宗皇帝凡儲二之建立水旱之災祥大臣之賢否將帥之是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平之功實有助焉身荷美名君都顯號此臣所以既慕其人又願學之也仰惟陛下納諫如貞觀求治如仁宗顧臣何人獲侍清燕可謂無贅之不遇而有脩之逢時者矣所慙庸妄瘵曠厥職尚當殫竭智慮勉晞昔賢之萬一無負於任使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已揚已以取名豈惟義所不敢亦安能逃陛下日月之照哉冒輸情實惟聖神裁幸進止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寄耳目於臺諫外寄耳目於監司也

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為監司者自當
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
外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
徹于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
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刺史或月或季各
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做成周小行人所謂萬
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
令豐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故
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
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詔黜陟矣取進止

周文忠公文選 卷一

表

年節賀表

伏以歲華有俶天德又新凡依覆冒之仁均被
發生之澤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至明御極
大度包荒啓祚延長衍萬年之曆數推恩溥博
轉四海之春風一聆徇鐸之音舉遂登臺之樂
臣奉藩職曠存關心勞誓恪布於寬書期共陶

於聖化

誕皇孫賀重華宮表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
于孫俶誕青宮之胄慶均五殿喜泱萬邦臣某
中賀臣聞瓊榦分暉率由於本固銀潢演潤蓋
自於源深繫今日之蕃昌乃異時之積累世世
脩德則儲有羨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之樂
盛哉豐報備此燕居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道極際蟠神游沖淡綿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
萬年郁李盤根笑唐基之未大猗蘭奕葉掩漢
事而有光臣幸值邦榮屬分闈寄南宮北內想
胥洽於宸歡左城右平悵莫陪於班賀

賀皇帝表

天佑下民君萬年而錫祚地居上嗣震一索而
得男宗社靈長華夷呼舞臣某中賀臣歷觀在
昔孰擬斯今守一道以親傳冠百王而聖作當

內外泰亨之日且春秋鼎盛之時仰奉重親四海九州之養俯臨甲第三宮五殿之觀洽此榮懷光于簡冊恭惟皇帝陛下仁心溥博德教敷施赫赫炎炎克篤無疆之烈繩繩揖揖適符有道之長是開千億之祥奚止衆多之慶臣夙叨睿獎彌極懽悰天占人而人占天已驗和同之理子有孫而孫有子載慶蕃衍之章

賜銀合臘藥謝表

良藥分珍申錫堯言之煖哀年被寵頓忘楚塞之寒恩厚莫量感深曷報臣某中謝伏念臣一叨屏翰再值嘉平之宣布之小勤積曠瘵之大懼屬嘗移病未許投閑封泥璽於玉堂以時而授乞刀圭于金鼎何恙弗除豈曰彛章亶為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施仁政優待藩方頒綸綍之光華融雪霜之凜冽慈憐若此稱塞謂何時無札瘥幸同仁壽之域職在綏撫頌奏和

安之書

重華宮會慶節賀表

日會析津夙推良月星流華渚茲應昌期凡居
有截之區同罄無疆之祝臣其中賀恭惟至尊
壽皇聖帝陛下功成弗處道大難名不獨親其
親孝與慈而並廣為衆父之父理暨性以兼融
巍然太極之尊永矣溥天之養聖謨可頌睿筭
難窮臣竊伏江城欣逢誕節望重華之殿旅百
何從想萬歲之山呼三罔怠

潭州謝上表

臣某言先準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已
於十一月二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除音中
出薰內朝外閫之榮詔旨下頒趣新組舊封之
拜戴洪私之浩蕩即便道以馳驅倣見吏民敬
宣德意臣某中謝伏念臣初微一善獲事三朝
高廟疑其有小才儲之臺閣壽皇察其無大過

試以鈞衡會宸極之天臨念宮僚之歲久弼予
新政咨汝舊人而力不逮於初心望不孚於衆
聽懇辨鼎軸隨困風波蒙全度之深憐竊優閑
之厚祿桑榆景逼惟其嬰疾於清漳葵霍心傾
未忍掛冠於神虎詎期軫記頻下息章姓名復
齒於殿惟委寄仍還於湘部謂昔之銷印重違
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明示清衷之本意跼
類鴈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載揆衰殘莫為稱
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由已篤舊惟仁古
庚巽命之申晝日康侯之錫餅壘雖溢猶施挹
注之功牛馬已疲尚備服乘之數臣敢不思酬
睿獎勉布寬條豈能待三年而有成或庶幾一
日之必葺在前智略悵往謬之難追治郡功名
期後圖之允懋

郊祀謝赦表

臣某年準都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為郊祀禮

畢大赦天下臣即時集本州官吏軍民望闕謝
恩宣施行訖者肇禋三歲丕昭莫大之儀肆膏
萬方誕布惟新之澤若民與吏式舞且歌臣某
中謝臣聞好生者上之所先多辟者下或不免
堯舜衣冠之畫數猶弼以五刑成康囹圄之空
灋亦施於三宥於皇昭代尤廣惠心率於大祀
之竣隨以寵恩之施恭惟皇帝陛下精誠內罄
法度外彰欽崇郊廟之文丕冒華夷之衆福其
錫汝敷皇極於箕疇過曰在予富善人於周賚
惟道以德故有耻可格惟協于中故無刑可期
臣久侍威顏灼知聖意甫效駑材於方岳適逢
鴻霈於圜丘誓殫宣布之勤仰副緝熙之美
謝賜銀合臘藥表

臣某言準都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銀合
臘藥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雲章封璽寶劑
實奩適屬凝嚴頓蘇疲瘵臣某中謝伏念臣甫

從閑散起備蕃宣雖恪守於官箴曾未除於民
瘼豈圖宸渥爰舉邦彛詔塗芝檢之黃光於下
澤藥按桐君之錄滋以上池手披出綍之溫心
失折綿之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慈憐臣庶軫
念蕃維已施起廢之功更廣蠲疴之賜思勤至
矣報稱謂何臣謹當因六尚之珍良察一方之
疾苦乃身無恙敢獨享於君仁所部有瘳期咸
霑於聖惠

謝賜銀合夏藥表

臣某年準都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銀合
夏藥臣已望闕遙謝祇受訖者日長星火軫候
國之炎曦言出絲綸頒方丞之珍劑仁深扇暘
恩釋負滋臣其中謝伏念臣自遠雲龍之庭常
憂狗馬之疾比承詔獎來布藩條風雨晦明第
謹天時之順參苓桂朮實慙藥籠之須窺綠字
以欣榮啓寶奩而兢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哲

臻燠若怨息暑咨方申命羲叔之時眷南巡衡
山之境靡忘加惠庸賁守封敢不推廣上心動
求民隱與魏君之五色允有光輝稽周典之十
全庶無疾兆

降郡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臣舉常良孫改官犯入已
贓降滎陽郡開國公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
舉蕪而濁如澆分并嚴譴擇士而削以地息畀

寬科目睹制以兢慙手植圭而戰栗臣其中謝
伏念臣幸緣復職例許薦員知公朝改秩之嚴
乃忘體國知聖主去貪之切乃昧表民况嘗尸
南曹典選之官且久預東府掄材之數衆方責
備理盍求全用門閥以取人孰云盜壁近闕庭
而試吏何至攫金厥既伏辜自應連坐雖國除
而郡降居二品之中然爵賜其鄉猶在諸侯之
上戴包荒之大德懷撻市之深羞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提挈四維抑揚百辟賞受上者每丕勸
於進賢刑無小焉宜必懲於故犯聊從薄責將
使厚顏臣敢不循省誓尤圖惟報效賊繇獄吏
已示貶於延年命錫卻卿尚希功於白季

謝復益國公表 八月

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
之勤未著執珪之寵彌加臣其中謝臣聞冬而
次之以春爰兆好生之意剝而受之以復可稽

序卦之文蓋天心貴德而緩刑宜聖主推仁而
發政臣之竊位衆所共譏取三百壘之禾封殖
已厚連四千石之重職業殊隳白干舉枉之誅
方抱臨深之懼乃容朞叙不特赦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忘人之過俾爾四海誠包
函之度豈於一夫遺甄復之恩逢辰則然思報
曷已而臣迫於告老何自圖新獲一吉人莫助
舜功之大用三有俊但歌湯聖之躋

重明節進功德疏表

伏以乾元用九節瀕重玖之期萬歲呼三時異
登三之治雖歌詠辭之贅矣在禱祈理亦宜之
皇帝陛下伏願聖日常明仁天廣覆西佛之壽
無量豈惟千劫之多北辰之居不移宜爾衆星
之拱

乞致仕表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
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願經
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遂乞身臣某誠惶誠
懼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遺竊四朝之
榮遇讎書分察於郡英之後脩注代言於疆仕
之前投閑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
政地俱閱十春孤棘公主咸躋一品叨塵過矣
報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衰羸之疾內循
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恋於盛明乃遷延於歲月

今而年至可以情聞已愧歐脩踰六旬而得謝
尚晞杜衍總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軫念
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祿秩返初服之耕桑
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厓渤海任鳧鴈之少多
桃野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年及七十上表乞致仕伏蒙聖
恩特降詔書不允者一辭而退荷宸眷之曲留
三思而行審愚衷之素定延望雲天之施重干
鈇鉞之誅臣其中謝伏念臣才不如人生而多
病幸會蚤塵於顯仕平居常懼於疾顛雖深止
足之思未效涓埃之報固不敢先期而引去又
豈容翫歲以忘歸頃在湘中嘗屢形於表奏逮
移江右即力避於旌麾旣尋香火之盟實便丘
園之計臣之此意衆所共知今者血氣益衰筋
骸難疆人皆憐其憔悴自亦畏於滿盈乃昧禮

經猶饗廩稍辭榮壯歲居慙烈士之風戒得暮
年尚佩聖人之訓伏望皇帝陛下深仁恤物大
德矜愚念其持筆橐於累朝許以掛衣冠於盛
世轅駒局趣本無老驥之心蓬鷄翱翔非有冥
鴻之志陳情已竭得請為期

除授禮部尚書兼學士謝表

宗伯綴文昌之座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
之星向玷演綸之直當聖主謹持于公噐獨愚
臣常愧于私人竊考自古英雋之才試觀當今
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茅之下或陸沈州縣之中
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
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
日邇清光依彼服乘歲叨徽教向匪負一時之
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寸
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其為窮陋之民君門九
重敢起躋攀之念親逢聖作者奉詔除簡知特

厚于儒臣獎擢徧更于華貫官益崇而效寡祿
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恐拜便蕃之
命疊加優賜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摛
文禁苑添四命之新榮煥實帶以章身飾繡鞞
而華駿正使實無數噐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
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懷慙伏
遇陛下道協舜華志恢禹績明明在上雖洞照
乎群情浩浩其天每包溷于萬類寧稍捐於爵
秩恐或棄于菲封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
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
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苟追素餐豈疇造育
辭左丞相進封許國公表

銀臺入奏力辭端揆之崇鑿駕批章特垂三人
之重雖貪承命抑懼瘵官敬陳確至之言疊冒
穹窿之聽臣聞位高者智愚難掩任久者賞罰
易行九載之績不戍當送鯨殛三考之明弗陟

孰底舜功如臣無堪被遇最蚤越次嚴徐之列
進陪夔契之遊碌碌政途殆彌數歲庸庸宰路
仍涉再暮論其時則已多責其効則何有未能
引去亟俟伏歸今乃位充元輔之久虛秩序文
階之一品旣殊試可更異黜幽况故官不許復
居而新渥又為非據進退交違于小誤勸懲有
累于大公伏望陛下旁燭忱恂敷求俊傑貸妨
賢之往咎審佐聖之良苗謂如髮之引千鈞其
誰云可因循墻而起三命亟報曰俞忱辭已竭
于肺肝察允尚以于綸綍

除翰林學士謝表

鳳掖演綸久俟黜幽之典鑿坡裁詔誤叨倖直
之榮拜命周章捫心媿汗臣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伏以禹謨舜典周誥商盤德意誕孚雖本帝
王之惻怛訓辭播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
明白於一心故繫若傳流於萬世矧惟聖代丕

振文明承明著作之庭畢來俊彥金馬玉堂之
士尤慎選掄宜得名儒專承內命如臣斷無他
技累有至愚粗知前事之可師每嘆小才之難
強螢牕夜學燭莫望於金蓮蓬戶久居班豈知
於玉筍奮身一第糊口四方叨逢盛世之旁求
獲與群賢而並鶩驟離奧滌服在高華潤色非
長帳已窮於薄技論思莫效居有負於厚恩切
幸保全敢希進擢豈謂忽從西戶躡致北門以
荒蕪之學而備顧問於禁林以翫融之文而助
發揮於睿藻寵雖至矣懼亦隨之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聖以日躋智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
終典學之脩孔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
任屈群策以無遺遂至採葑俯令視草臣敢不
告謀猷於后以聖王為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
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慙

謝明堂禮成 10 息表

益公文選 卷一
奉繭粟以祠登稱祀祀開蠶叢之國申衍戶租
汪洋上聖之恩滿溢下官之分伏念臣自還里
閨浸遠闕庭屬當三歲之期大講九筵之禮阻
同列辟儼績珮以趨班珠異通侯輸酎金而獻
廟孰謂制函之下復叨書社之增稽首拜嘉捫
心積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事天寅畏保國寬
仁七戒三齋諱勞何有九州四海錫福無遺是
均曼羨之祥亦及疲癯之老五三六經之載籍
初莫預於討論萬八千戶而冠軍第深慙於勲
伐言念逢辰之幸誓肩報上之心

再告致仕表

仕而無補每負愧於初心老則告歸盍求全於
末路敢期溫詔尚闕俞音庸祇竭於血誠庶必
諧於素願聞休退者人臣之常事眷留者明主
之異恩或才德出群可備國家之用或精神尚
壯未容田畝之中縱復少需固將有說如臣者

最為闕蓋仍道身殘少日遭迴不謂躡躋於臚
仕半生羸瘵何嘗敢望於高年而乃攀聯執帛
之班荏苒從心之歲僥踰既極災疾宜侵自去
夏以迄今蓋無時而不病形容枯槁志氣蕭條
雖家事以當傳豈官榮之可冒遲於不去觀聽
謂何非力謝於軒裳殆兩誓於禮法深虞隕越
難避瀆煩伏望皇帝陛下俯監危踪曲加鴻施
無功有過恕旣往之愆尤善始以終賜不貲之
造化假餘齡之燕佚觀盛世之隆昌乞骸疆隄
之時莫追明哲擊壤寬閑之野尚答生成

益公文選

卷一



